

十七史商榷 六



十七史商榷 六

王鳴盛撰

中華書局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三國志三

劉璋傳脫誤

劉二牧璋傳。張魯驕恣。璋遣龐義等攻魯所破。通鑑作數爲所破。又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已定漢中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脫誤。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在建安二十年。距此時相後數年。

山勢

先主傳。先主與夏侯淵、張郃等相拒。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案法正傳云。於定軍與勢作營。此山字誤。其下脫文。何氏已詳之。

勸學從事譙周

建安二十五年。羣臣勸進先主。內有勸學從事譙周。顧氏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周爲勸學從事。與此不同。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先主卽位。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宮府

諸葛亮傳亮率軍北駐漢中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案府者卽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黃門常侍也弘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竇武此宮府不一之禍也時雖以攸之禕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此爲言其後董允旣卒黃皓專政而國亡矣當檢允傳同觀又可與三十七卷臺閣一條參尋之

若無興德之言

亮上疏曰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此文載文選李善注謂責攸之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亮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攷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自脫而文選則後人因善注添入

亮誅馬謖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闢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謖誤於用謖不得其當耳謖幼負才名以荊州從事隨先主人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謀心戰之說亮

既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鋒。統大衆在前。以運籌決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敖倉以給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案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土徒數如彼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尙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非先王之法他如魯成作邱甲蘇秦以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及其亡尙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詳見予周禮軍賦說

漢壽亭侯

關張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裴松之無注。熊方後漢書年表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而注武陵則確也。續漢郡國志武陵郡屬縣漢壽刺史治是矣。王氏世貞弇州山人續稿第六十一卷有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記。前將軍是劉先主所授。漢壽亭侯是曹操所封。王氏連稱之。此非是。而以漢壽連文。則是也。洪邁容齋四筆第八卷辨壽亭侯印一條云。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圖印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畱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爲皆非眞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旣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卽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尙如此也。以上皆洪語。其辨甚精。流俗無知之輩。或舛異解云。本是封爲壽亭侯。陳壽特加一漢字。以著明其爲漢。試問彼時地名中。安得有所謂壽亭者乎。況使果作壽亭侯。則其時操方身爲漢臣。其表封關公。係假漢帝之命以行。此其爲漢。亦何待言。而陳壽必爲贅加一漢字乎。不通古今之妄人。其謬一至於此。

又尚書禹貢荊州疏引郭璞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漢壽卽漢廣漢郡葭明縣。蜀先主始改名漢壽。晉又改晉壽。此不但與武陵漢壽本非一地。全無干涉。且當操表封關公時。先主尙未入蜀。蜀地未有此名也。唐詩鼓吹第一卷劉夢得漢壽城春望詩。明古岡廖文炳解於題下。旣云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則以爲蜀漢壽矣。而於首聯荒祠古墓對荆榛解云。古荊州治。亭下有子胥廟。楚王故墳。則又似武陵。此不知攷核兩漢壽之名同地異也。魏志劉放傳。黃初三年。封魏壽亭侯。表亦無注。此疑亦武陵漢壽。此雖吳地。因其時孫權臣服。魏人遙改名之。與蜀之漢壽無涉。

傅士仁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案楊戲作輔臣贊及吳主傳。並稱士仁。呂蒙傳亦然。然則姓士名仁。傅字衍。吳志漢未有交州刺史士燮。則當時固有士姓矣。常璩華陽國志第六卷作傅士仁。此吳瑄古今逸史俗刻校者妄改不可據。

關傳注多誣

裴松之注專務博采。若關雲長傳所採蜀記六條。典略一條。內惟龐德子會滅關氏家一條。或係實錄。其餘盡屬虛浮誣妄。松之雖亦尙知駁正。然徒勞筆墨矣。觀裴注。愈知陳壽史法之嚴。

益德

張飛字益德。甚明。而古今逸史中所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翼德。甘肅蘭州刻同。此妄人所改。

關張贊稍不稱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竝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將顏良於萬衆之中。遂解白馬之圍。公之所以爲國士。豈專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贊稍嫌不稱。即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但以釋嚴顏一節當之。

蜀諸臣年

李商隱籌筆驛詩。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愚謂先主語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夫亮與丕。豈可相提並論。十倍固不足言。卽管樂雖本亮自稱。亦恐有所未盡。不如老杜伯仲之間見伊。呂一語。品題尤當。而痛惜關張無命則是也。張少於關數歲。其死年必未老。固可恨。而諸葛年亦僅五十四。馬超四十七。龐統三十六。法正四十五。黃忠傳言其勇毅冠三軍。而名望不高。則年亦必尙未老。乃先主爲漢中王。之明年遽卒。趙雲卒於建興七年。其年想亦不過五十餘。惟空虛無實之許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廢漢。人不能興之矣。

馬謖逃亡

向朗傳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案廖立傳立詆朗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卽此傳所云素與馬謖善也至謖傳但言其敗於街亭下獄物故並無逃亡事而此傳乃云云意謖逃而被獲故下獄死若然則罪所應得而習鑿齒尙譏亮殺謖爲非何也其事殊不明悉

郤正造降書

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陸游籌筆驛詩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用意相形甚妙但不知造降書者乃郤正非譙周也

郭循

費禕傳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案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嘉平五年作郭修本書張嶷傳及吳書諸葛恪傳注引志林並同惟費禕傳作循明是傳寫誤

姜維志在復蜀

姜維傳末敘維爲魏將士所殺事維本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之際有難焉者評中於其死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玩衆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鍾會而復蜀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其所以展轉

詭說以避咎也。維之於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注引孫盛云：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其下文皆盛貶維之言。盛佞人子孫，言固難據。攷永和三年，李勢破滅，是年丁未，去蜀亡景耀六年癸未，凡八十五年。

楊戲輔臣贊

楊戲，華陽國志作楊羲。昭烈贊以興與音爲韻。案秦風小戎末章興與音爲韻。大雅大明七章興與林心爲韻。興與本蒸韻。此等乃偶沿方俗之音，非其正也。而此贊卽據小戎大明用之。諸葛丞相贊首用濱真文韻。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爲韻。閒雜二韻於其間，而身則仍與濱真文爲韻。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三國志四

漢吳始終

漢高祖始爲漢王，居南鄭。至蜀先主以漢中王終之。吳孫堅始封烏程侯，至孫皓亦以烏程侯入卽位終之。

吳志有闕

陸士龍集第八卷與兄平原書云：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所謂陳壽吳書者，似卽三國吳志。非別有吳書。所謂嚴、陸諸君傳，嚴當是嚴峻。而陸似是陸遜。抗等，但機、雲、抗子，稱謂不別異。未詳。至九錫文，今載吳主孫權傳。而分天下文，吳志獨不載。尤不可解。又攷薛綜傳，孫皓時，華覈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所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冠以陳壽者，當卽五人作。裴松之注中亦引吳書。

陵亭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三年權將如吳親射虎於麋亭庾子山馬射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和郡縣志麋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魯肅凡品

趙咨謂孫權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案張昭毀肅謂其年少粗疏是不爲時論所歸故云凡品其實肅人才豈出周瑜之下

孫氏陰謀

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走勢愈強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乃既和於蜀又不絕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陳壽評以句踐比權誠非虛語

不郊祀無宗廟

嘉禾元年注采江表傳孫權不郊祀事案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缺末年雖一南郊北郊遂無聞焉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祀

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竊謂權本僭盜而郊祀宗廟在漢尙無定制於權乎何誅

小其

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案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鎮江府丹陽縣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入江此道大約當吳夫差尙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霸上國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達尙由海入淮若從常鎮間北至江岸則尙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有雲陽卽今丹陽縣也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閒皆嶄絕陵襲施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卽今丹陽縣至今此道舟行望兩岸高如山正所云嶄絕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觀此則知自今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水道自孫氏始說見尙書後案禹貢揚州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豬注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案沈約宋書作蔡戰或遂疑爲人姓名但孫奮傳注引江表傳孫皓遣察戰齋毒藥賜奮死未必蔡戰一人至皓時又受此使宋書特傳寫誤耳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永安五年城西門北樓災六年石頭小城火時嬖人張布

專擅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是也。

封禪國山

孫皓傳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刻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又云秋八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案吳禪國山碑見宋趙明誠金石錄而其文久漫滅近日博學如東吳顧氏秀水朱氏皆未之見惟亡友山陽吳玉搢山夫金石存著於錄云此碑篆書碑甚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字皆不可辨識審視諦觀稍可見亦不能成句趙明誠跋約舉其文僅百許字而趙彥衛雲麓漫鈔第一卷載之頗詳約八九百字前歷言諸祥瑞後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皇帝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瑒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尙書令忠尙書昏直晃昌國史瑩等僉以爲衆瑞畢至宜行禪禮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云云攷旃蒙協洽爲乙未陬訾之舍亥月也據碑則得石文本是天冊元年十月事是年歲在乙未故於其明年改元天璽柔兆涒灘是丙申月正革元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禪禮故於明年改元天紀也大司空朝卽兼司徒董朝而碑無周處晉書五十八卷處傳言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則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常蓋其所兼之虛銜也

子喬

孫翊傳。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此段文義。殊不可曉。攷亮兄瑾仕吳。其第二子曰喬。字伯松。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敗。孫權遣赴蜀爲亮子。然則據文。似子喬卽謂養子喬。陳壽旣敘完悼松如此。又解之云。亮之所以知松者。由其養子喬咨述之故也。詳玩之。其實不然。子喬當卽松之字。非指伯松咨述。觀良器之文自明。由亮以下九字。疑後人妄附益。非陳壽原文。

周瑜子胤廢死

周瑜大功。盡在赤壁一戰。而瑜死後。子胤以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連名訟瑜。其稱功但有擢曹操烏林一句。殊不敢顯然詳敘瑜之定計破曹。蓋以權晚年任數多猜忌。果殺戮。故歸美於上。而隱瑜之功。及權答書。則數胤之罪。但有酌淫自恣。別無他惡也。意者胤必有頌言父當年之功。洩漏上聞者。故權恨之如此。若但以酌淫自可戒飭。何至廢絕以死。且功臣之子而以酌淫聞。此豈權之所惡乎。

策權起事在吳

魯肅傳云。孫策薨。權住吳。案項梁與羽策與權起事之處皆在吳。卽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蓋

自闔廬夫差以來。吳兵甚強。漢魏時尙有遺風。非如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爲用武地也。項事已見前。知策權起吳者。周瑜傳云。策謂瑜曰。吾以衆取吳會。卿鎮丹楊。建安三年。瑜還吳。策親自迎瑜。瑜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云。建安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是權之始立在吳也。策傳謂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但會稽太守治山陰。吳郡太守治吳。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之。若居山陰。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卽云。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也。權傳云。策薨。以事授權。曹公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此權在吳起事之明文。自此以下。屯吳凡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改爲建業。張紘傳云。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居建業者。又十年。取關公得荊州之後。又徙武昌。兩徙皆爲據荊。不但爲拒曹。黃龍元年。仍還建業。自此至薨。皆在建業。

唐許嵩建康實錄。敍孫權於建安五年策薨以後。事付權之下。歷敍權事。至十三年。將與劉備合謀拒操。而尙未破操赤壁之前。書曰。權始自吳還於京口。而鎮之。自注云。案地志。吳大帝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面西面各開一門。卽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爲京鎮。在建業之北。因爲京口。嵩所引地志。是唐以前古書可信者。時根本仍在吳。而遷京口。欲漸爲居秣陵地也。其下敍破曹事。其下又書十四年。權居京口云云。至十六年。乃書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爲建業。敍次甚分明。

勝於陳壽。

瑜肅異而同

英雄舉事，貴爭先著。一落人後，便非俊物。袁紹欲迎獻帝不果，遂爲曹操所先。及與紹相拒官渡，劉表坐守荊州，不能出一步以襲許救袁，而孫策陰欲襲許迎帝，未發爲人所殺。若其事成，操敗矣。非爭先著者乎？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荊而并圖蜀，著著爭先，真俊物也。魯肅與孫權合榻對飲，爲畫大計，與瑜同耳。至破曹之後，仍勸權以荊州借劉，此則與瑜異者。然肅之計爲孫不爲劉，權雖謂此計爲一短，但荊州新附，其勢吳難獨占，兩雄相爭，徒爲敵利。然則肅計亦未爲短。故瑜病困薦肅自代，二人之計異而同者也。至肅傳載肅與關公單刀俱會之言，注又引吳書云云，兩人各爲其主，亦復旗鼓相當。

三史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蒙曰：讀書但當涉獵，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三史似指戰國策、史記、漢書。孫峻傳注引吳書曰：雷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三史，元本作三略。愚謂彼時不但未有范蔚宗書，并謝承見妃傳、華嶠見晉書列傳第十四華表傳、司馬彪見晉書列傳第五十二本傳之書皆未有。則三史自不得指爲史記。前後漢，卽晉書傳玄傳云：玄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玄卒於晉武帝時，所稱三史，亦未必有後漢。直至唐宋以來，學者恆言乃皆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愚竊以爲宜更益